

相忘书

止庵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相忘书

止庵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相忘书 / 止庵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06-7131-3

I. ①相… II. ①止…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
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9858 号

选题策划:于静筠

装帧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于静筠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77 千字

印张:10.625

版次:2017 年1 月第1 版

印次:2017 年1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序

《庄子·大宗师》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素所喜欢这个境界，因取“相忘”二字，以名吾之新书。——关于“相忘于江湖”，同篇另有一节，托言孔子云：“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自适其适，互无牵涉，故相忘耳。又《逍遥游》云：“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有如“小年”，“江湖”有如“大年”；“相响以湿，相濡以沫”即“小知”，“相忘”即“大知”也。

《逍遥游》曰“不及”，《大宗师》曰“不如”；“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自是合宜。然则万一赶上“泉涸”、“相与处于陆”，又怎么办呢。郭象注云：“与其不足而相爱，岂若有余而相忘。”好比没说一样。成玄英疏云：“……故知鱼

失水所以响濡，人丧道所以亲爱之者也。”此乃本诸《老子》之“大道废，有仁义”。夫“相忘于江湖”系得道之最高境界，“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为仁义之具体表现；儒道两家要义，即在此也。

站在一条鱼或一个人的立场去体会，前引成疏似甚有理解，盖“失水”非鱼之自愿，“丧道”亦非人所能规避者也。因此正不妨讲，“相造乎水”，何妨“相忘”；“泉涸”、“相与处于陆”，不免“相响以湿，相濡以沫”。对于《老子》所说，也可反其意而言之：大道既废，倘无些许仁义，我辈如何活法。是以“相忘于江湖”虽然常在憧憬之中，生于斯世，只怕尚须“相响以湿，相濡以沫”，尽管出乎无奈，而为庄、老所不屑也。——这本书换个题目，叫“小年集”或“小知集”，或许更其确切乎。

【附记】

《庄子·外物》云：“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

枯鱼之肆。”前写《读庄》，多侧重怀疑一面；及今思之，此节似大有儒家气也。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日

目 录

序 001

卷一

巴别尔与柳托夫 003

从圣徒到先知 011

面对“美丽新世界” 021

“海滩人”的告白 027

萨比娜的转身 032

非凡的井原西鹤 039

关于芥川龙之介 045

苦雨斋译丛总序 049

“萨福”或萨福 055

“踏上生活舞台” 063

读书之道少年始 068

事实的魅力	072
外行的按语	077
莫名其妙之妙	082

卷二

知堂与“书话”	089
沈启无与大学国文	093
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099
沉香屑	112
今生今世序	116
再谈今生今世	121
普及的意义	126
识大识小	130
闲书闲看	136
读鲁迅回忆录札记	140
“谜”外说“谜”	149
异域文谈考	153
说难篇	159
传记的第一步与第二步	168
“张边人物”话当年	175
关于“南玲北梅”	179
记忆的界限	183

也“爱看书的广告”	186
文人与书房	191
“新人”的故事	194
看电影的方式	200
“姑妄言之姑听之”	204
周作人集序	209
周作人讲演集序	213
不守法的使者新版后记	216
止庵序跋序	219
止庵序跋跋	222
拾稗者序	226

卷三

答中国图书年鉴编辑问	231
从读书说到出版	254
关于畅销书	257
关于我读书	262
又说读书事	265
“三上”读书略记	270
外行谈译作	276
略说周译	280
期待中的译作	285

谈禁书 292

话说书的样子 296

樗下说书 301

关于写文章 322

后记 326

新版后记 327

卷 一

巴别尔与柳托夫

巴别尔的《骑兵军》里有个贯穿始终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重要角色。从书中只言片语的描述看，“我”无论职司、相貌还是经历都很像作者自己。第五篇《潘·阿波廖克》中，“我”被人称作“文书先生”，乃是首次表露身份；第八篇《我的第一只鹅》中，师长萨维茨基提及“我”“架着副眼镜”，设营员则说：“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第九篇《拉比》中，“我”的身份进一步得到证实：“在那儿，在车站，在第一骑兵军的宣传车上，等着我的是成百簇闪烁的灯火，电台奇幻的亮光，印刷间不停飞转的机器，以及那篇未给《红色骑兵军》写完的文章。”在同一篇里，“我”还承认是犹太人，来自敖德萨；第十一篇《机枪车学》讲到“师部给我配备了一名驭者，……他姓格里休克，年三十九”；第十八篇《一匹马的故事》中，“我”自许“是个性情平和的人”；第二十

五篇《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首次借助他人之口,叫出“我”的名字“柳托夫”——巴别尔当年参加布琼尼骑兵军,用的正是这个名字。我们看巴别尔的照片,也是萨维茨基所形容的样子。其间唯有一点出入,即《我的第一只鹅》中,“我”自称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在后来为《骑兵军》补写的《吻》中,再次提到“我毕业于法律系”,而巴别尔并无这一背景。

从某种程度上讲,柳托夫这位《骑兵军》的叙述者已经预先出现在作家参加骑兵军时所写日记里了。其中每每见到诸如此类的自我提示:“要写写集市”、“写写正午时拥挤在残破的桥头前的辐重大车”、“要写写通信员、参谋长和其他人”……相当一部分,后来即落实于柳托夫的叙述之中。日记还记录了《骑兵军》中某些情节的素材。最早将巴别尔的日记与小说详加比较的大概是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他曾列举日记与《战马后备处主任》《基大利》两篇小说的相关内容,说明“巴别尔描写的是他看见过的事”。

有一点爱伦堡语焉不详:小说中柳托夫所流露的某种态度,在巴别尔日记里有更为清晰的表述。譬如《通往布罗德之路》所说“日常暴行的记录像心脏病那样,时时刻刻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拉比之子》所说“早衰的躯体涌满了自己思绪的风暴”之类,仔细读过日记,当能体会此时的柳托

夫与当年的巴别尔之间存在着何等共鸣。更显明的例子，是《骑兵军》那篇乍看未免有点突兀的插曲——假如将该书视为“短篇小说集”的话，这实在很难说是一篇小说——《科齐纳的墓葬地》，所引祷文至为沉痛：“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餍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从不怜悯我们，哪怕一次？”而“潜台词”就写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八日日记之中。

在《骑兵军》有些篇章如《家书》《政委孔金》《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盐》和《叛变》中，柳托夫仅仅是在引述别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另外有人替代“我”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其中所讲述的事件要么骇人听闻，要么荒唐透顶，而叙述主体所表明立场、看法，又与事件的残酷或荒谬全然一致，仿佛是残酷或荒谬本身所发出的声音。譬如巴甫利钦科有关“活的滋味”的领悟（《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巴尔马绍夫对枪杀女盐贩子的说明（《盐》），等等，若是由柳托夫来说，不会那么理所当然。所以“我”只得暂时让出叙述者的位子。巴别尔曾在日记中说：“我是局外人。”正可用来解释《骑兵军》叙述主体的这种转换。柳托夫当然也不止一次讲到残酷或荒谬的事件——如在《泅渡兹勃鲁契河》《普里绍帕》《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两个叫伊凡的人》等篇里——但他只是充当一个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者而已。

不过在日记与《骑兵军》之间，或者说巴别尔与柳托夫

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对此爱伦堡说:“巴别尔在笔记本中描写了所看到的一切。……然而作品却不是这样:其中尽管描写了战争的恐怖和那些年的险恶气候,但是里面却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日记所有而小说所无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日记中的巴别尔不仅记录一应印象,时而又试图为这一切找出答案,正如其一再所说:“我感到忧伤,需要仔细思考这一切,既包括加利西亚,又包括世界大战,以及个人的命运。”“在路上,乘坐大车,我思考着,担忧革命的前途。”而小说里“我”并没有想那么多,至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都表述出来。与思考者巴别尔相比,柳托夫更是一位行动者。

另一方面,小说所有而日记所无的内容,同样值得注意。日记中的巴别尔是个自我审视者,小说中则几乎所有哥萨克都在审视他。他们不止一次尖锐表达对于柳托夫的批判态度。譬如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当“我”表示对杀死负伤的战友“下不了手”,阿弗尼卡说:“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在《夜》中,当“我”抱怨“我在咱们骑兵军活得太累了”,加林说:“您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命里注定得忍受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正在为你们剥去核桃的硬壳。用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会看到剥净了硬壳的核桃仁,那时你们连鼻孔里都会伸出手来,你们就会用美妙的散文赞颂新生活,而现在,

您给我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出息的东西，别拉着我们的手哀号。”在《战斗之后》中，伊凡·阿金菲耶夫针对“我”在战斗中的表现说：“你参加进攻，却不装子弹……安的是什么心？”“你没有装子弹，你信仰上帝，叛徒……”在《千里马》里，骑兵连长也对力图与千里马的主人言归于好的“我”说：“我从骨子里看透了你……你巴望活在世上太太平平，没一个敌人……你用吃奶的力气朝着这方面去做——千万不要有敌人……”这些话语不仅划出哥萨克与柳托夫之间的距离，似乎还标举彼此自有高下或对错之分。尽管巴别尔当年日记中也有“我当不了布琼尼的好士兵”、“我是外人，穿着长马裤，但不是自己人，我是孤立的”的说法，写小说时的他显然走得比这要远多了。

当巴别尔在日记中写下上述话时，他仅仅是道出事实，并未试图有所改变；小说中的柳托夫却不止一次采取趋同于哥萨克与革命的行为。譬如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杀死了女房东的鹅，从而得到哥萨克的好评：“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而在《札莫希奇市》中，“我”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如果说前一回“我”是做给哥萨克看的，以求得他们的认可；这次“我”可是自发地干了。其间也许可以看出某种递进关系。在《意大利的太阳》和《基大利》中，与疯狂的幻想者西多罗夫和“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基大利相比，柳托夫的立场要现实得多。在与基大利争辩时，“我”更成了革命